

中国人最讲究的一个饭局，肯定不是满汉全席，而是年夜饭。

满汉全席是一个人的惆怅，年夜饭则是全民的狂欢，或者说，年夜饭是举国版本的满汉全席，满是鸡鸭鱼肉扑扑满满的，全是全家一起食的全。

鸡鸭鱼肉扑扑满满，似乎越来越不难办到，层层叠叠摆平一个桌子，一两天就办得齐整，无须提前三个月忙里忙外忙上忙下，说得绝对一点，十指不沾阳春水都办得到。这样的奇迹，我们用了二三十年，就丝滑实现了，想想是令人感慨万干的，是大幅度超越了我们的祖父祖母有限和无限的想像能力的。

全家一起食，是年夜饭除了食物之外，最点睛的一个墨团团笔墨。人与人的团聚，比食物的齐集，艰难多了。此时此刻，一切的天涯若比邻，都是伪君子的空口白说，务必要肩并肩膝靠膝地围绕在一张饭桌子跟前，全须全尾，不缺一个人头，才真的算全了。尽管交通工具日新月异，飞机火车应有尽有，可是这个踩准时刻的隆重饭局，依然不是人人能够奔赴和抵达的。缺一两个人头，局不成局，全家福缺一只角，是此事古难全级别的憾事。

写写童年的年夜饭和前几天，师哥海波在与母校文学社小伙伴们相聚的酒桌上打通电话召唤我：过年一定要回随州来！

疫情后三四年没回老家过年了，这份牵念声声动容，世间还有什么比乡音更能召唤内心？

话音刚落，海波先寄来了一大堆年货，场面有些震撼：两只肥硕的腊公鸡，两袋腊香肠，两只好些年没见过腊野兔，两袋包装精美的“随州香菇”，还有两条土猪肉腌制的腊肉，让我条件反射地想起幼年乡村小路上锣鼓喧天的接亲队伍里，总有两条这样近一米长的五花肉，贴着喜庆的红纸，在一个壮汉扁担两头醒目晃荡着的“礼品”。更让我震撼的是鱼，每条近一米长，快赶上闺女个头。我也只是幼时鲜有几次在家乡的大江大河才见过乡亲们捞起过。海波说，这是封江的草鱼。

说来惭愧，我并非随州人，只是在随州有过几年求学生涯，离开已二十余年，连封江也记忆模糊了。可就是那短短的数载，让我视随州为第二故乡，此后余生便继续着悠深的情愫。移居上海这十余载，只要听到随州口音，就倍感亲切，忍不住主动走上前和人家攀谈起来。多少个独自瞭望星空的无眠长夜，多少次微醺后伫立在外滩的黄浦江边，大脑总会汹涌澎湃地跳出两三千里外一处叫“随州”的地方；时常也并未因什么具体的人具体的事，单单是想起那个名字，便



现在的年夜饭，我私人的昨日和今日。

童年的年夜饭，关于食物的记忆，非常遗憾，我是如此单薄。父亲母亲年复一年，操持得那么辛苦，那些辉煌灿烂的食物，我竟然都不怎么记得了，实在是薄情和罪过的。仅有的星星点点的记忆长存，是年夜饭桌上必有的一大盘松鼠鳜鱼。年年有余的那条鱼，我家里，一直就是这盘松鼠鳜鱼。通常不会是鳜鱼，是大黄鱼。说起来，是非常小儿科的记忆，因为那条鱼，花团锦簇，高度年画和漫画，轻易骗得了我童年的小号芳心。再来便是那个酸酸甜甜的滋味，小儿女的最爱，甜酸酱汁裹着炸得酥脆的蒜瓣鱼肉，啧啧啧啧，人间美味，绝对是到此止步的天花板了。于是，每一年食得涸滴不剩，然后殷殷期待下一年的同款再现。以至于如今人到中年，食过多少名厨手笔的松鼠鳜鱼，都觉得不过瘾，差那么一口气，再也不如童年年夜饭桌上，母亲做的那一大盘。

石磊

童年的年夜饭，记得特别清楚的，倒是食器。家里有一大套粉蓝的法国瓷器，西式的碟盘，大大小小，一一细得腻人，那种不可言说的蓝，简直蓝得粉碎人心。一年里，只有过年那几日，父母肯拿出来

不由自主地泪眼婆娑起来。随州总有一种热烈的深情与我心心相印着，望，状若少年郎们初恋的纯净，那是一种不曾誓言却无法割舍的羁绊……

在那座校园里，海波是长我一届的师哥，我们的相识源于那年与他一起竞选文学社社长。彼时我年少莽撞得可恶，他是师哥，我竟不懂得礼敬，倾尽全力把他视为对手，竞选演讲时言辞尖锐到失礼，他也不恼，只是宽厚地苦笑。最终，他众望所归地成为了

编者按：龙呈祥瑞，喜迎新春。写福字，拓龙印，做“龙”字家宴，学刻印章，赴黑龙江冰火之旅……悠悠古韵，时代新尚，亲情友情接龙传递，暖意融融。万物更新，龙行龘龘。今起请看一组《龙年中国味》。

新春前，写福字和春联是我的必修课。这门课始于多年前的辞旧迎新之际，我得了个奖，想要给帮助过我的师生们准备个礼物，爱好书法的我，索性买了空白的挂历，手写福字。后来，这份手作的礼物，被大家称为福气的传递。自那之后，新春来临前，我都会写很多福字和春联，这是对新年的期望与祝福，有着浓浓的中国味，也传递着我对朋友们一份真挚的情谊。

然而，这个元旦刚过，老公居然带回来一些春联和福字的印刷品。这让我一看就皱起了眉头，今年是准备用这些“千篇一律”的祝福吗？这哪有什么温度可言？我照旧采购挂历、斗方红纸、春联纸，然后一头钻进书房，花了好几个晚上，专门写春联和福字，写完摊在地板上。我告诉我，这才叫过年的气氛，这才是龙年的中国味。

没过几天，正好和两位师友小聚，我带上了两个手书的福字挂历，几乎每年，我都会送他们手写的福字。一位老师说，她把我写的福字挂在正对老妈房间的门上，她

方去疾刻“龙”生肖印

方 薇

“绿柳迎春千业旺，金龙献瑞万家欢”。癸卯岁暮，又到了与大家一起赏印迎新的时候，今选父亲方去疾篆刻“龙”朱文生肖印与大家共迎2024甲辰新春，恭祝各位新岁百福，万事如意。

父亲所刻“龙”生肖印曾见有三方，一白文两朱文，均刻赠书法大家潘伯鹰。此“龙”生肖印为最大一方，纵横5.8公分，创作时间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印面以朱文线条刻画，龙呈腾飞状，体态威武而优美，龙首高昂，双眼光焰如炬，龙嘴微张，须发飘逸，龙身强壮有力，龙鳞以不规则圆或半圆刻就，简洁抽象，四肢敦实，伸、收、蹬、踏之状态各异，活灵活现，龙尾以三条长短不一、似断非断之线条刻画，用刀从容爽利，灵动流畅，将龙尾在腾飞时上下左右摇摆的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全印布局疏密有致，单刀刻画简练灵动，龙腾万里之气势跃然于方寸之间。

用用，过完了年，便一一擦拭干净，收到箱底，像家藏的古董花瓶一个待遇。于是，我家的年夜饭，每一年黄澄澄的鸡汤，是盛在法式的汤缸里的，松鼠鳜鱼是盛在法式腰子形的大盘里的。一年又一年的年夜饭，是因为这套美不胜收的瓷器，让我无限心软。长大以后，才恍然大悟，这套东西，就是大名鼎鼎的 Wedgwood，那个蓝，就是名动四海的 Wedgwood 蓝。童年年夜饭，父母给我的这些饭桌上的教养，影响了我一生一世，二十岁以后，东走西走，走到哪里，都是钻进古董铺子，捧着一枚一枚的旧瓷，热泪盈眶长吁短叹是常有的。

独自生活的这些年，我是不再过年、亦不再有年夜饭这个饭局了。生性喜静，年夜饭一碗泡饭亦安详。问问身边友人，如此度年的中年老人家，好像不是一个两个。母亲讲给我听，外公亦是生性喜静，过年喧嚣不耐烦，会一个人离家，跑去苏州小住，等过了年再回来，叫避年。我听完，感想是基因这个东西，太强大了，连过年的方式，都事先

在基因里好了，你拿它，根本是没有办法的。

当然，我的高年父母，每一年，我依然是侍奉年夜饭的。偷偷懒，每年都是在五星酒店的自助餐，陪父母吃年夜饭。饭后侍奉父母安卧酒店，我自己么，慢慢散步，一步一步回家。

励我，给了我很多力量。尤其让我感动的是，他常常私下给我的新搭档们叮咛：社长这个角色不易，你们要好好支持成伟，要治好轿子！

海波很优秀，他后来当了中学校长，又不断晋升，从事了行政工作。我移居沪上多年，搁置十余年的写作近年又意外恢复……旧时光似乎从未走远，文学初心也一直任，时间让大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横舟自渡。

世间迷人的风景总是来自诗意的土地，我回复说：今年春节一定回湖北，回随州！

要老妈随时能见福，也祈求福分能照亮她，“添福添寿，或许她的长寿也与那福字有关。”这句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。我想传递的，正是这份美好的祝愿。

我每年也会给女儿留一个福字挂历，让她挂在房间里。每个辞旧迎新的日子，她都会仪式感满满地取下前一年的福字并收好，然后挂上新一年的。不知不觉中，她

写“福”传情 丛 歌

攒了很多以往我写的福字。前几天，我心血来潮，问她拿来这几年她保存着的福字，一个个展开摊在地上。我感慨于书法这门磨时间的艺术，这些福字，记录了我这些年在书法道路上的精进。而今年的福字，我真的写出了龙腾的气势。

今年，我也把福字送给了好几个平时很少能见到面的朋友。朋友晓飞发来微信说，他看中了我写的草书“福”，一笔写成，一气呵成，写出了龙的精气神。他说，为了这个福和我给他写的“龙凤”春联，他要录视频，发视频号，还和我打赌，点击量一定可以上5000。想来也是，福字传递的是福气嘛，是接福纳祥，更是对新一年的祝愿，

守夜过大年，这是老法人的传统。我在50多年前就尝试过一次，而且是边“看船”边守夜。所谓“看船”，那是撑船人的行话，是指船舶靠岸或锚泊时船员在船上值班之意。我那时在上海航道局船队的一艘蒸汽拖轮上当水手，是一名共青团干部，又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，故在拖轮于大年夜从长江返回黄浦江停靠在复兴岛码头时，我自觉要求“看船”，老船长欣然同意了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外过大年夜。

复兴岛定海桥下面的码头是当年航道局的停船基地，每逢节假日都是“船满为患”。我们的拖轮停在最外档，从码头登轮要跨过八条船舶的船档，有挖泥船、泥驳子、供油船、交通船、拖轮等。和其他船一样，我们拖轮的桅杆上也高挂着遇到喜庆时才亮出的“满船旗”，包括表示英文字母的26面字母旗、表示阿拉伯数字0—9的数字旗，还有其他各色信号旗，五颜六色、五花八门、随风飘扬、煞是好看。带我一起“看船”的领队是外号“老宁波”的“老轨”（轮机长）。我也是宁波人，但“老宁波”的年龄是“小宁波”的翻倍。“老轨”自称自己是“吃货”，尽管上世纪70年代食物匮乏，但年夜饭开张时，“老轨”像变戏法似地拿出了七八个宁波菜，这是其夫人跨过八个船档专门送上船的半成品。夫人离船后，“老轨”熟练地烧出了多个拿手菜，有腐皮包黄鱼、苔菜小方烤、雪菜炒鲜笋、榨菜炒肉丝等，看看也令人食欲大振。名为餐桌实是工作台上还摆放了糕点、糖果、米团来凑热闹。糕点意思高高兴兴，糖果代表甜甜蜜蜜，米团祈愿团团圆圆。当然还有可下酒的花生米、五香豆等。我们用炊事员离船前留下的一瓶烧菜用的料酒，在各自平时刷牙用的漱口杯里斟满。伴着黄浦江的海声，两个人美美地吃起了特别的年夜饭。我掏出了一包前门牌香烟，换下了“老轨”的飞马牌香烟。酒不够，烟来凑。我不停地给“老轨”倒酒、点烟，“老轨”则是笑眯眯地对着我用宁波话连连感叹：“人生在世，倘如没有一点嗜好，岂不太没趣味？”还说：“人在江湖走，趣味伴我游。跟有趣味的人交朋友那才有劲”。“老轨”知道我喜欢文学，表示愿意和我做忘年交。我受宠若惊，倍感温暖。

除夕守岁“一夜连两岁，五更分二年”。我们的老祖宗多年来便是一边辞旧，一边迎新。守岁不容易，守到后来，就是香烟“没屁股”地一支接一支连着呼，也难挡瞌睡。依稀驾船周游了世界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女朋友，增加了工资和伙食费，当上了业余作家……当时船员的工资并不高，但有伙食补贴，标准是：船在黄浦江每天0.44元；船到长江每天0.66元，船出海每天0.88元。附近轮渡的汽笛声把我从美梦中唤醒，天已大亮，新年的第一天开始了。“老轨”整夜没合眼，却精神焕发。我换上了崭新的蓝色的胸前印有“安全生产”红色字样的工作服以及工装裤，披上了心爱的温暖的九成新的蓝色棉工装，脚穿一双白色球鞋，鞋面上涂了两层白粉，远看就像新的一样。

早餐后，跨过八个船档，在码头值班室打了一个传呼电话向父母大人拜年并报平安。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写下这篇短文，向所有过年在岗值班的人们拜年并致敬。

好期待视频能火……

新春越来越近，看着我写春联和福字起劲的样子，老公也终于把那些印刷品春联从书房拿了出去。他说，看来我去，还是手写的福好看又有意义。我说，不但有意义，更有情有义。

情和义，就在对于新年的美好祝福中，福字和春联是我记忆中最地道的年味体现，饱含墨香的福，聚集了我对龙年的期盼与祈福，手写的春联则充满着中国年的仪式感。往年写春联，我总是挑一些俗气又不落俗套的句子，今年，有朋友还自拟了春联，给我出了“命题联”，这份自创的手作礼物，意义更不一般。

龙年新春，这些礼物带着情感、带着温度，也带着我的一份欢喜心，连接着我们之间不老的友情。我会想象朋友们收到这份有着浓浓中国味的礼物时露出的笑容，更喜欢看他们拍给我的“买家秀”。这份手作的情谊，传递着龙年美好的祝愿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。

古墨正面图案是龙藏云海，背面是咏龙的古诗，拓印在宣纸上，展示了历史，传递着悠悠古韵。

